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破解“谁来种地”问题

夏收时节,记者在河南麦收现场采访发现,通过转变农业生产经营模式、优化配置农业生产要素、紧盯市场需求规避风险,活跃在田间地头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正在书写“谁来种地、怎么种地、如何种好地”的答卷。



(网络图)

流转托管 规模经营

破解“谁来种地”的难题

麦田里“铁牛”滚滚收割忙,62岁的种粮“老把式”曲良贵算起经济账,收一季小麦毛收入约1000元钱,除去农资成本、农机费用,收益大概400至500元钱,如果再细算人工成本,收益更加微薄。

“种地又苦又累,还不挣钱,年轻人都不愿种地。”曲良贵所在的南阳市宛城区高庙镇谢营村有近5000亩耕地,如今,村里还种地的农户多是像曲良贵一样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农民。

曲良贵也曾困惑,等到干不动了,自家的13亩地由谁来种?农民承包地“三权”分置后,他逐渐看懂了一些门道。两年前,河南文景园农业科技公司在村里以托管形式集中土地,曲良贵将2亩多地托管给公司,由公司统一经营管理,自家享受分红。“一亩地一季保底能分400多元钱。”曲良贵发现,当起“甩手掌柜”后,种粮收益一分不少,他正计划将余下的10多亩地都托管出去。

“传统散户种粮收益微薄,适度规模经营却效益可观。”河南文景园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旭宁也算了一笔账,该公司流转4万余亩土地种粮,规模经营后成本大幅下降,除给农户的分成,1亩地每年仍余300至400元收益,公司全年营收过千万元。

“农民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激起了农业生产经营模式的变革,以托管、流转形式集中土地的速度正在加快,适度规模经营渐入人心。”南阳市宛城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王天海说,农业龙头企业、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主体日益成为农业生产“主力军”,这是破解“谁来种地”难题的可行之路。

分工协作 要素匹配

解决“怎么种地”的问题

“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做咱咋做。”老话虽好,但传统散户种植和适度规模经营遵循的规律大相径庭。

“种10亩地和种1000亩地完全是两个概念。”2017年,在河南邓州经营企业的刘飞看好农业发展前景,成立了荣冠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他趁着“三权”分置的东风,首批流转5000亩土地种粮食,却因不懂技术、不会管理、不善经营,第一年赔了300余万元。

身为荣冠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的刘飞,开始思索工商资本下乡后到底该怎么种地。“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刘飞决定自己的管理团队主要负责市场对接和农事管理,整地、播种、收割、植保等农业生产环节交由专业的农业服务组织完成。

河南首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成为刘飞解决“怎么种地”问题的得力帮

手。凭借160余台(套)农机和专业机手团队,该公司能为客户提供整地、播种、施肥、打药、收割、运输等一体化、精细化全程服务。

双方携手之下,乡村麦田成为“露天工厂”,刘飞投入资金、管理,制定耕作标准,首邑农业投入技术、设备,完成作业任务。河南首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沈兴新说,土地、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在农业生产中聚集,并合理配置,“怎么种地”的问题也随着农业生产分工细化、相互协作逐步解决。

市场导向 规避风险

回答“如何种好地”的疑问

“种子买到手,技术跟着走,良种配良方,丰收有希望。”邓州市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李符已从业34年,“良种、良田、良方、良制”是一代代农业工作者总结流传下来的丰产“秘诀”。无论是“老把式”,还是“新农人”,都对此“秘诀”深感同。

不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针对农业“投资大、周期长、风险高”的特

点,在注重良种选择、土壤改良、配方施肥等丰产“秘诀”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市场导向,更加注重规避风险。

“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种什么,以销定产,甚至以产招商。”目前,刘飞和景旭宁大规模流转、托管土地后,全部发展订单农业,并通过集约化经营管理,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作物品质,增加产出收益。南阳市宛城区农技推广中心

副主任李祥惠说,订单农业影响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仅追求高产,更追求优质,有望带动粮食品质再上新台阶。

同时,为了降低天灾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景旭宁通过购买农业保险为企业保产增收增加一道“安全阀”。“下一步,我们希望通过智慧农田建设,进一步增强抵抗风险的能力,提高生产效率。”景旭宁说。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河南有近10万家农民专业合作社、88万个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开展土地托管服务,成为粮食生产的主力军。(据新华社)

张居正



熊召政 著

他顿觉脸上有了面子,当即干咳一声假戏真做,应对裕如地说:“常言道,痒要自己抓,好要别人夸。由你邵员外来说本官对湘兰的思念之情,比我本人的聒噪强过十分。”

应该说,邵大侠动心思请来柳湘兰这一招相当成功。胡自皋初到邵府时还有点摆架子的意味,如今才过一个多时辰,他内心中已把邵大侠当成至交了,邵大侠看出这一点,但他依然表现谦恭,对胡自皋处处奉承又很得体。胡自皋重续旧情又得新知,心情已是十分畅快。

三人在扇厅里一面品茶一面聊天,不觉已近正午。邵大侠说有薄筵招待,起身迎请两人到隔壁的膳厅。由于茶喝得多,胡自皋想小解,看他一双眼四下逡巡,邵大侠明了其意,便喊过一位小厮,命他领胡大人前去方便。

胡自皋跟着小厮走进紧连扇厅的一间侧室,这屋子正对着内花园,雕花窗子上衬着玉白的绡幔,显得雅致洁净。小厮推开门恭请,胡自皋闻得一缕沁人心脾的异香从室里传出,顿觉神清气爽,待他一步跨进门来,却是吓了一大跳。屋子里四壁空空,只屋子正中站着一位全身赤裸的绝色美人。他连忙把腿收回来,问小厮:“这是干什么?”小厮禀道:“大人不是要小解么?”“正是要小解,为何把本官领到这间屋子?”“这里就是溺房。”“溺房,胡自皋又朝屋内看了看,那裸体美人令他心意荡神驰想入非非,他又问道,“怎不见溺盆?”

小厮手指裸体美人:“这不是吗?”“怎么会是她?”

小厮笑起来,禀道:“大人看走眼了,这不是真人,是木雕的。”

“啊!”

胡自皋又进得屋来,走近细看,

才看清眼前果然是一尊木雕美人,但雕工与髹漆的技艺都十分精湛,看上去同真人无异。小厮跟进来,将暗藏在美人背上的机关一拨,顿时,美人的阴部处就豁开了一个小洞。小厮道一句“大人请用”,就躬身退了出去。

胡自皋解完手出来,暗自思忖:“我胡某到扬州两年,可谓见惯了盐商们的豪华奢侈,没想到这位邵大侠比之他们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单单解一个手,就让你有行房的感觉,其他处就更不消言得。”进得膳房,他朝邵大侠做个鬼脸,劈头问道:“如果是柳姑娘,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话一问出口,邵大侠立刻就想到可能是溺房的事,便淫笑着问,“胡大人是说方便事?”

“对呀!”邵大侠回道:“胡大人放心,同样是大开方便门,只不过男女有别而已。”

“你是说还另有一间?”“是的。”见这两人说话如同猜谜,柳湘兰问道:“你们两位说些什么呀,怎么还扯上奴家?”

“没什么,自己方便,与人方便。”胡自皋说罢,竟扯起嘴角笑得

周身打颤,邵大侠暗自讥他少见多怪,待他笑够了,才道:“胡大人,柳姑娘,我们现在开膳。”

邵府的膳厅紧连扇厅,也在河边上。这膳厅很大,摆十桌筵席不成问题。临河一面都是雕花木扇,供设清雅,洁净无尘,一人其中便有食欲。邵大侠领着胡自皋、柳湘兰,三人面河而坐,厅里却空空如也,不要说菜肴,就是桌子也不见一张,胡自皋问邵大侠:“邵员外,我们吃什么呀?”

邵大侠回道:“马上就有食桌抬过来,烦请二位过目,中意者就点个头,这桌菜肴就留下,不中意就摆个头,让它撤下。”

邵大侠话音刚落,就有侍者站在膳厅门口禀道:“老爷,现在能否游菜?”“游!”邵大侠手一挥。

顷刻,便见四个人抬了一桌菜肴上来,侍者高声唱诺:“这一桌龙凤呈祥——”

食桌在三人面前停下,这一桌菜肴以鸡与蛇为主,或炖或蒸或烹或爆,形色俱佳香味诱人,胡自皋吞了一口口水,柳湘兰却掩起鼻子,说道:“奴家从来不吃蛇,我好怕。”